

堂嬰叔

屠培林 著



華東人民出版社

PDG

目 錄

『走進仁愛堂，十個倒有九個亡』……………	一
虐殺了多少孩子？……………	五
人間地獄……………	一一
罪惡魔掌……………	一七
老人的血淚……………	二〇
『慈善』……………	二五
父母的心……………	二九
她們有祖國！……………	三四
附記……………	四一

『走進仁愛堂，十個倒有九個亡』

經過浙江嘉興南門外的行人，老遠就可以望見姚家埭聳立在天空中的兩個鐘樓的尖頂。多少年來，不管颶風下雨、白天或黑夜，從這裏天主堂不斷傳出了一陣陣凝重低沉的鐘聲和唱聖詩的歌聲。人們看見穿黑衣服的外國神甫和戴大白帽子的外國嬷嬷們經常在這裏忙碌地進進出出，據說他們是虔誠地在爲拯救人世間有罪的靈魂得進天堂而跪求祈禱。在高高的十字架下面，緊靠天主堂的西隔壁，就有着一所直屬巴黎仁愛會總院領導、專門『治病救人、收養孤老殘疾』、佔地二十多畝的『慈善機關』——仁愛堂。

仁愛堂是一八九二年由法籍嬷嬷巴底希所創設的。起先設立在海鹽車輻浜，幾年後因爲感到當地交通不便，『事業發展不大』，就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起全部遷移到嘉興南門外姚家埭二號。五十九年來，仁愛堂已先後更換了好幾個負責人，到一九四

三年開始，由法籍嫗嫗白曼麗擔任院長。裏面分設育嬰、孤兒、養老、殘廢和聖心醫院各部，其中育嬰和孤兒部門收着很多貧苦人家的女孩子。

仁愛堂的名聲，嘉興城裏和四鄉的居民都知道，因為裏面負責的是外國嫗嫗，大家又都叫它做『嫗嫗堂』。人們從白牆頭外邊望進去，只見到一幢幢漂亮的洋樓，綠茵茵的果園、竹林和樹木花草……。起初，人們都相信這真是一個講仁愛、做好事的地方；也因此，城裏的許多居民以及四鄉農民們，在舊社會水深火熱、難以活命的歲月裏，生下的兒女無力扶養，聽說『嫗嫗堂喜歡小孩子，對待小孩子好』，就都含着眼淚託人或親自把自己的孩子送進堂裏來收養。許多久經風霜、臨到頭還是孤苦伶仃的白髮老頭和老婆婆，也挾着破蓆衣包，一路跌跌撞撞滿懷希望地找進『嫗嫗堂』大門裏來要求養老。

但是日子過得久了，住在仁愛堂旁邊的許多居民却漸漸注意到一個奇怪的現象：每天從『嫗嫗堂』拔貢弄後門運出來的死孩子，竟是一擔擔的！人們看見挑着死孩子的老人經過關帝廟前，吃力地走向西門外荒涼的義塚地去把小死屍一個個埋葬。於是，在那裏，就又成為野狗集羣互相追逐的地方，牠們從覆蓋的淺土中扒出了小屍體，血

淋淋地大吃大嚼，並且常常把一些被撕裂得支離破碎的手足或頭顱，啣到附近居民家的門口、屋角或桌底下……。當黃昏時分，教堂裏又傳出陣陣晚禱鐘聲的時候，人們又時常看見：『嬷嬷堂』派出來割牛草的養老院老人吃力地挑着重重的擔子一步一蹣地拖着脚步走回去；走不動了，有的就在路邊歇下來。他們和過路人談起裏面生活時，總是搖頭嘆息地指着仁愛堂說：『裏面苦，吃不飽。』到夜晚，四野寂靜，姚家一些居民又經常在睡夢中聽到仁愛堂裏隱隱傳來一陣陣孩子淒厲的哭聲。明天，市中心弄居民又會看見從拔貢走出了一個挑着用蒲包裝着死孩子的老人，慢慢走向西門義塚地去……。

但是，人們也只是奇怪而已，對於裏面的詳細情形又有誰知道呢？白白的、高高的牆壁，沒有誰可以隨便走得進去。人們曾試圖要了解一些詳細情形，去問出來割牛草的養老院老人，但他們也只知道一些關於自己的事情，仁愛堂裏每一部門的門都是關着的，他們不能自由地走來走去，其他的事他們也就無法知道；去問挑死屍的老人吧，他們只是搖頭嘆息，却不敢多說話；去問孩子們吧，孩子一走進仁愛堂大門，就很難再出來了……。誰能見到孩子們是怎樣生活着的呢！

這樣，人們也只能根據推測，漸漸的傳着：『走進仁愛堂，十個倒有九個亡！』至於仁愛堂內幕究竟怎樣，却誰也不清楚。因此，從城內呈巷中，從四鄉農村中，貧苦的人家還是不斷地把自己的孩子一個個送來仁愛堂，他們聽了傳聞，送進來時是有些遲疑的，但是他們往白牆頭裏一看，漂亮的洋樓，叢叢的果園，四季都有飄出來的花草香味，……又有誰能相信這些傳言呢？也因此，還是親自去敲着仁愛堂的大門，含着眼淚把自己孩子送進去。這些父母親因為對孩子們懷着很大希望，他們仍然虔誠地相信着：『嬤嬤堂對孩子是喜歡的！』因此也很自然發生了另一種傳聞『孩子們在裏面很快活！』

徹底暴露帝國主義虐殺中國孩子的血腥罪行，只有當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站立起來的今天，當人民有權力打開仁愛堂的大門的時候，仁愛堂內的真相才大白了！

虐殺了多少孩子？

一九五一年九月，嘉興市人民政府接管仁愛堂時，我曾去訪問。我看到了，有被折磨得腿只有像我們大拇指樣粗細、屁股只有我們拳頭樣大小，只剩奄奄一息的孩子們；我也看到了，從泥地裏扒出來的一塊塊還附着幾根黑髮和沾有紫紅血跡的小腦蓋骨。和我談過話的許多仁愛堂裏的孤兒、老人，仁愛堂附近的居民，把孩子送進仁愛堂的母親，以及天主堂和仁愛堂的職員們，他們都是含着眼淚或懷着悲憤的心情，向我訴說着孩子們受虐待慘死的情形。

當我走進仁愛堂的大門，人們告訴我：過去這裏每一個部分每一個院子的門都上了鎖。頭戴白帽子、長裙垂地的嬷嬷們，在院長白曼麗的指使下，就好比牢獄裏的牢頭禁子一樣，她們每個人身上都掛着一大串鑰匙、唸珠和銅十字架，走起路來叮噠作響，走到那裏，那裏就響起上鎖的聲音。大門口，坐着管門的法籍嬷嬷瑪麗，兩隻眼

晴陰沉沉地釘住人，許多孤兒都怕她，叫她做『閻羅王』，沒有憑條的人，是不能從這裏進出的，如果經特別准許上街的時候，也得經過她搜身。仁愛堂裏在過去，看不到孩子天真爛漫的笑臉和活潑跳躍的影子，有的就只是一張張憔悴愁苦失去了健康的臉。孤兒們一切要守『禮貌』、講『規矩』，走路要輕聲輕腳，講話不能隨便，在死樣沉寂的空氣中，只有孩子的哭聲與老人的呻吟。

在育嬰部裏，刺鼻難聞的臭氣使人窒息，躺在小鐵牀上被疾病糾纏着的孩子發出微弱的哭聲，浸在屎尿裏的嬰孩的臀部都在發紅潰爛；掛着鼻涕眼淚的大一點的孩子，有的蜷曲熟睡在沒有蓋子的馬桶上，馬桶裏的糞便已經發了酵；有的就跌倒在冰冷的水門汀地上。夏天，嗡嗡的金頭蒼蠅飛來飛去，吮吸着孩子的瘡癤和發酵的便尿。木桶裏，結成一塊塊石頭樣的霉壞奶粉，和放一點鹽或醬油的薄粥，這些就是孩子們的主要食糧。樓上，更瘦弱和病重的孩子們，四五個人擠睡在一張張的小鐵牀上。到夜晚，嬷嬷把門鎖好，就回自己的洋樓裏去了；派在育嬰部裏工作的是十二、三歲到十六、七歲的孤兒，她們忙碌了一天，也都倒在自己牀上熟睡了；這些有病無病的擠睡在一起的嬰孩，便任憑自己翻來滾去，讓蚊蟲叮咬，有的頭被牀上的鐵欄杆

軋住了，有的從牀邊緣空格裏跌出來掉在地上……。在死寂可怕的深夜裏，孩子們痛苦地掙扎着，痙攣地抽動着發出一陣陣淒厲的哭聲，在黑洞洞無邊無際的夜裏，一個個停止了最後微弱的呼吸……。天明時，嬾嬾走來，冷冷地一看，說一聲：『有福氣，上了天堂。』就叫管理嬰孩的孤兒把死孩子的衣服剝下，用蒲包裝起，放進烘衣間屋角陰暗的嬰兒櫥裏去。下午，就叫養老院的老人挑出去埋掉了。

仁愛堂的偏僻的後院，是畜牧間和菜園地，靠北有着一片濃密的竹林。因為挑去西門外埋掉的嬰兒太多了，白曼麗就又在這裏西北角陰暗的牆腳邊，叫人祕密地挖下了一口枯井，許多被虐待糟蹋死的孩子被挑進這光線慘澹的竹林之後，就被一個個丟向黑洞洞的井底去，井上面用大石磚蓋住，就誰也不知道了。今年四月間，嘉興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從這裏吊起了許多發霉腐爛的蒲包，其中一包因為丟進不久，裏面還有八個尚未腐爛的嬰兒，兩個還被用繩子捆着。從枯井沿牆腳往東，在竹林東北角又有一個掩埋嬰兒的泥潭，扒開上面的黃土，就露出了一塊塊白色的小腦蓋骨。

再看一看今年九月初嘉興市人民政府接管時還活着的五十一個三歲以下的孩子吧，她們百分之百的有腸炎、軟骨、夜盲、貧血、脾臟腫大、支氣管炎、肺炎、跛足、

砂眼、淋巴腺……等各種不同的疾病。磅一磅體重，二足歲多的陳明德是五公斤，只有應有標準的一半重量；出生四個月的張慧明只有二公斤重，比應有標準重量少三、三一公斤，五十一個孩子中只有四個勉強合乎體重標準，許多實足二、三歲的孩子都還不會站立或走路。

就是這樣一所『慈善』的仁愛堂！五十九年來，誰能知道究竟有多少孩子慘死在這個地方！仁愛堂院長白曼麗在今年四月間把歷年來收容嬰兒的登記簿子和經濟賬冊一齊燒光了，那一把罪惡的火，消滅了千萬個無辜孩子的姓名。但是，殺人的罪行是隱瞞得了的嗎？許多曾經親眼看見這種罪行的人，現在都活着，他們都是帝國主義血腥罪行的見證者。讓我們來算一算仁愛堂在五十九年來到底害死了我們多少孩子！

據現在聖心醫院護士仁愛堂孤兒出身的黃操琴講，她過去在嬰兒部工作時，眼見每天總要死去四、五個或五、六個嬰孩，難得有一天是一、二個。在嬰兒部工作了兩年的孤兒張再美說，她也經常看到每次要挑出去七、八個死孩子。有一個冬天，她早晨起來，看到地下一排就放着十個死孩子。被白曼麗分派做包紮嬰兒屍工作的陳美珍，說她在不到一年的時間中，每天至少要包三、四個，有時十來個，難得一天沒有

死孩子。挑埋嬰屍的老工友顧阿二也講，他每天要把嬰屍挑出去一次，有時兩次；每天有時挑二、三個，有時挑五、六個，冬天氣候寒冷，孩子死的也多，有時每天就要挑出去十來個。

這些裝嬰屍的蒲包，都是向城裏公昶蒲包草繩號買的。據公昶號的職工講，解放前仁愛堂的嫵嫵每隔一、二月就來買一次中號蒲包，每次買一、二百隻，叫同來的老人挑回去。一九四九年嘉興解放後，還去店裏買過兩次，一共有三百多隻。跟來挑貨的老人告訴他們：『這些買去的蒲包都是裝死小毛頭用的，每隻要裝二、三個到四、五個。』

仁愛堂收進來的每個嬰兒，首先都必須經過領洗的宗教儀式。已經六十四歲的老人傅長明，五年前開始被派擔任領洗時的輔祭工作。他清楚地記得這樣的儀式每星期要舉行三次，每次領洗的嬰兒最多時有三十多個，最少也有三、五個，五年來經過他手裏的嬰孩該有幾千名。可是今天在仁愛堂裏還留下的五歲左右的孤兒還不到一百個，而按照仁愛堂的院規是小孩送進來後就不准父母再領出的，這就是說：其餘的孩子都已死亡不見了。

就讓我們從這些數字來計算一下血賬吧，即使以最少最少每天有兩個孩子被虐殺計算，五十九年來也就已經有四萬多個孩子慘死在帝國主義魔掌下！四萬多！假如以一個有一百個孩子的託兒所來比喻的話，那就等於有四百多個這樣的託兒所的全部孩子都已經被虐害死了！以一個有五百個孩子的完全小學來比喻，那就等於整整有八十個學校的全部孩子被虐害死了！這萬千個孩子的蠟蠟白骨，堆積起來決不會低於仁愛堂的屋頂吧？

人間地獄

仁愛堂裏的孤兒是怎樣生活着的呢？

當嬰孩進入仁愛堂，經過宗教領洗儀式，每人首先都取上一個『聖名』：什麼瑪利亞、德肋撒、安多尼……，從這一天起，孩子們都是天主教徒了。

接着，嬰孩就被送進育嬰部，先經過嬷嬷挑選，把認為胖的、好看的、喜歡的孩子放在樓下，其餘的就送往樓上。十多個十二、三歲到十六、七歲毫無育兒經驗的孤兒，是這裏的保育員和管理員，白曼麗派她們做着照顧孩子、洗衣、打掃和一切雜務工作。育嬰部裏僅有的幾只奶瓶，不管冷熱、孩子有病無病、要吃不要吃，總是像機器加油似的輪流往各人嘴裏傳送，傳染病也就跟着蔓延開來。孩子吃了用鐵鎚敲碎才能沖開的壞奶粉，大多患起病來，整天瀉着肚子；但是尿布却只有每天早晨七時和下午四時換兩次，孩子整天哭着躺在臭氣薰人的屎尿裏。孩子有病，聖心醫院雖然就在

十幾步路外同一堵白牆裏，但沒有人來關心她們的死活。瘦了，病了，白曼麗就叫往樓上送。其實送到樓上，就是等死，被派在育嬰部工作過兩年的孤兒張再美說：『我在兩年中，就沒有看到過一個孩子再能活着從樓上下來！』

在幼兒班工作的謝采娟，每天要日夜忙碌洗衣、做鞋，照顧二十四個孩子。她眼看外面送進來的孩子，一天天病瘦、死亡，感到心酸難受。有一次，她想抱一個病得厲害的孩子到仁愛堂外面去請醫生看，但是給白曼麗知道了，却不允許，說：『我們自己裏面有醫院，給外邊的人聽了像什麼！』謝采娟沒有法子，又不忍眼看自己平時照顧着的孩子痛苦的等死，就在清晨天朦朧亮時起來，把一切工作安排好，趁着把守大門的瑪麗還沒有到，早飯也不吃，就抱了患病的孩子偷偷地溜出大門，一大家問路，找到了紅十字會診所，坐在門口等候開診。爲了怕白曼麗知道後罵她，她和孩子又都改名換姓，不說是『瑪麗』裏人。她不忍心看着病瘦的孩子每天還吃着只放點鹽的白粥，含淚把自己每餐僅有的一點素菜分些到孩子的碗裏，又把每個月牛馬般做得吐血生病、但拿來僅夠買兩塊肥皂和一刀草紙的工錢，省點下來去買些豬油、肉鬆或白糖，拌在白粥裏餵孩子們吃下去……但是她買來的一些東西，又怎能夠孩子們

吃呢？

僥倖不死的孩子，長大到六、七歲，白曼麗就強迫她們開始讀經。這些孩子們一天只吃三餐粥，每餐只准吃兩碗，午飯菜經常是看不到油水的蔬菜，晚上每人只領到一小碟又酸又老的鹽菜，明天早晨的菜也都包括在內。孩子讀經背不出，除了被打手心、罰跪外，本來已經吃不飽的肚子還要挨餓。清晨五點鐘，孤兒們就都要起牀到教堂去望彌撒。飯前飯後、晚上睡前以及其他時間內，一天一共要做十次禱告。一個叫吳雪寶的瞎了眼睛的孤兒，有一天和大家從教堂裏唸好經回來，一個白曼麗指使下的嬷嬷却說她在裏面沒有好好唸經，拿起桌上的剪刀就剪她的耳朵，這個兩眼看不見人世的可憐的孩子，哭叫着連忙跪下來求嬷嬷『寬免』，但是結果還是寬免不了，她的被剪得血肉淋漓的耳朵，後來爛了一年多也沒有人管。

孩子們在血淚中這樣長大了十來歲，就要開始學做縫襪頭、搖紗、織帶子等工作。再大一點的，就去育嬰部、洗衣間，或是去綳子間繡花。許多做繡花工作的孤兒，早晨七時，嬷嬷把她們放進到綳子間後，就被鎖上了門，一天到晚除了吃飯和上下午每次五分鐘小便時間開放外，大家就整天低着頭彎着背繡花，彼此不可以講話。

規定的工作不做完，就連每餐兩碗粥也吃不到，有時還要在慘澹的燈光下一直做到深夜十一點甚至到兩點鐘！而清晨五點鐘，這些孩子們又都要到教堂去望彌撒了。這樣一個月過去，白曼麗叫嬷嬷按照做工的分數成績來發工錢了，她們把孤兒一個個叫到面前來問：這個月做了多少？工作時有沒有講話？回到房間裏睡時又和那一個多開了口？……誠實的孩子們都照實回答了，於是嬷嬷先拿木尺打手心，再扣分數，剩下來的『賞錢』也只夠買一些肥皂、草紙了。這些孩子們要積好幾個月的『賞錢』，才買得上一雙襪子或一塊毛巾！

下面是孩子們的幾個悲慘的故事：

一九四九年，十二歲的孤兒陳美珍被白曼麗派在育嬰部做包紮死孩子的工作。每天，她抑止住心跳，用發抖的雙手把一個個死嬰孩身上的衣服剝下來，但當看着面前一個個痛苦死去的小臉，手指觸到冰涼的屍體上時，她心就跳得厲害。死孩子被剝下衣服後，就用蒲包裝起，放進烘衣間屋角有着一丈多高、分做五層的嬰兒屍柵裏。陳美珍拖着蒲包，攀不到高高的嬰兒屍柵的上面幾層，就只好墊着凳吃力的放進去。一天，她看到一個頭部腫脹得老大的孩子病重將死，心裏很害怕，晚上從睡夢中也嚇得驚醒

過來。她一心想能夠馬上調離嬰兒部的工作，嬷嬷叫她洗枕頭套，她也沒有心緒，掃地時也呆呆出神。……白曼麗知道後，就罰她餓了兩餐，夜裏，又一把將她拖去關在黑洞洞放嬰屍的小間裏，陳美珍害怕得跳腳大哭起來，雙手用力敲打着被鎖得緊緊的門，但是又有誰去理她呢？……就是這樣，許多孩子都被折磨成呆頭呆腦、萎靡不振的樣子，她們老遠看見白曼麗頭上大白帽子的邊影，就驚懼得四散躲避。

一個叫張大寶的女孩子，每天被分派做割五頭牛吃的草的工作：草割得少，經常連一頓兩碗粥也給罰掉了。人們看到她在割草時，把樹上的壞桃子、地裏的山芋根、爛泥……都挖來充飢。日子久了，這孩子變得十分沉默，整天一句話也不講，兩隻眼睛裏水汪汪的都是眼淚。姚家埭居民看她坐在野地裏哭，問她爲什麼，她只是搖頭。有一天，她忽然瘋了，撕破了自己的衣服，拿着割牛草的刀，在野地裏狂奔起來，白曼麗認爲這樣有失仁愛堂的「體面」，就把她捆起來關在小屋子裏。孤兒們只聽到她在裏面哭叫着：「嬷嬷打我痛，嬷嬷打我痛！……」到她病死時，只剩下骨瘦如柴的骷髏，白曼麗叫人替她在頭上、脚上各套一隻蒲包，就挑出去埋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張桂寶和張二寶兩個盲女用積了好幾個月的錢託人出外買了